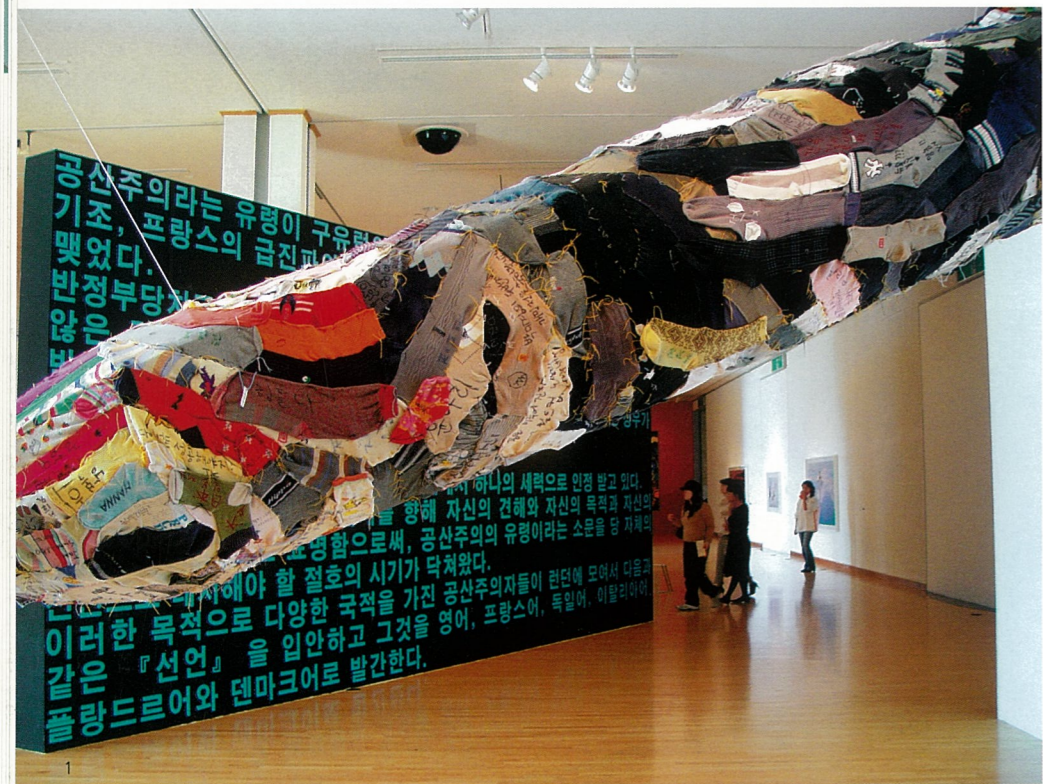


# 釜山双年展—— 致P先生的一封信

2004 Busan Biennale-----  
A Letter to a Certain Mr.P

●文 / Manu D. Park 译 / 本刊编辑部 Written by Manu D. Park Translated by Our News Room



看起来就像是这次训练要对付的敌人。当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国家还存在所谓的国民防御训练。当我的脚踩在落叶上时，我也意识到了秋天的到来。实际上，当天晚上我听说光州已经是漫山红叶的深秋。南方也同样如此，虽然稍微延迟了一些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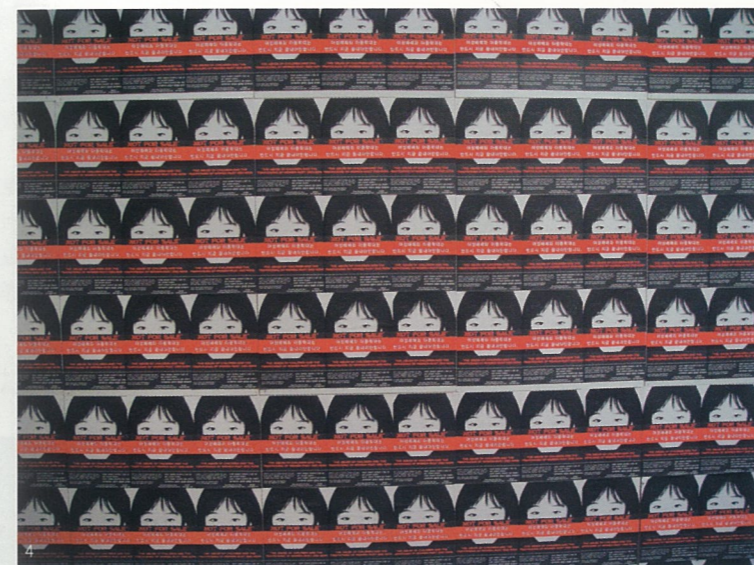
距离釜山双年展的现代艺术开展已经快两个月了。就像每天都结出新果实的树一样，展出的作品每天都有所更新，并且与周围的作品相互协调。对于观众来说，这些提供出来的展品就好像是使他们的眼睛惊奇得发光的营养素一样。这些光——就和本雅明·沃尔特所说的一样——也照亮了那些艺术作品。

亲爱的P，你的作品已经在我们的展厅展出了一段时间了。观众对你的作品十分感兴趣，但是批评家却对它无话可说。过去你的作品没有得到重视，难道说得到评论界的赞美真的是件凭运气的事吗？幸运的是，很多外国的策展人对这次展览的参展者很有兴趣，所以一些我们的艺术家可以获得去其它国家展出的机会。这对于媒体艺术来说尤其是一个好机会。事实上，在本土艺术系统中，没有让电影制作者拥有商业画廊的援助。因此，我认为参与一些像双年展这样的展览对于很多艺术家而言是一个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开端。

一个策展人的职责和助产士差不多。展览的组织者必须统观全局——从挑选作品到随后的展出。作为一个助产士，对于本土艺术家的帮助是有限的。所以我试图为艺术家——包括本土和非本土的艺术家——提供创作新作品的机会。尽管通常我都会将机会给予条件较差的亚洲艺术家。坦率地说，当我参观

一些值得被冠以双年展名号的大型现代艺术展时，只有30%-40%的作品是新作。基于这点，我认为我们的展览已经非常之成功。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 西，不仅从其他的策展人那里，也从艺术家本身获益匪浅。从观念的产生到展览实现的整个过程中，与艺术家的合作使我更坚定了自己信念。那些外国批评家和策展人通过韩国之行，对于公众对影视艺术的强烈需求感到震惊。现在，我们从早到晚都与影视资源密切联系在一起，包括电视、电影、网络、手机等等。从出兵伊



拉克到电影明星的八卦新闻，对于影像毫无判断力的消费需求导致了病态的社会图像文化。在这种环境之下，此次展览的主题“隙(裂缝)”可以被理解为“现代艺术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或厚墙”。这个“裂缝”也存在于我们的国家中——一种麻木控制着普通韩国人的灵魂。这种麻木同样蔓延到我们社会的历史创伤中，这种创伤是以西方为关注对象的艺术无法捕捉的，但是釜山双年展的韩国艺术家却必须对它们作出表达。

所以说，釜山双年展具有独特性。它完全由韩国策展人组织，没有依靠任何外国的同行。韩国通常举办的一些大型国际性的现代艺术展都深受外国策展人的影响。但是这次双年展却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在艺术家和策展人两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韩国的独创性。当然，一个邀请公众参与的艺术计划常常会带来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错误印象。但是，在我的观念中，文化通俗化——相信我们应该有接受所有观众的想法的信念——破坏了现代艺术的自主性。因此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应该被提倡的，尽管策划一个展览首先要考虑到的正是观众的观念，我们也不能无视建立在观众之上的消费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怀疑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无法用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但是我可以借助佛教中的例子来说明开放的观念和狭隘的观念之间的差别。

开放的观念在佛教经典中被这样表述为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可以在所有人受难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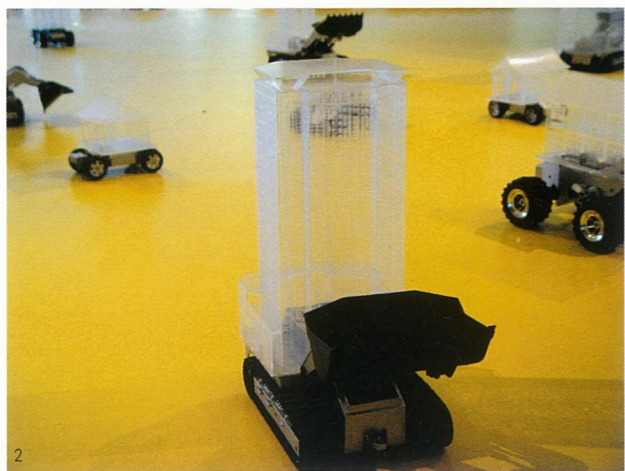


- 1、我的宝贝袜子 装置 林迪托·阿迪佩诺莫
- 2、碰碰车 装置 卢昊
- 3、四脚计划 装置 中村正人
- 4、岛屿 装置 游击队女孩和埃普吉姆
- 5、在同一个星球上 装置 登尼汉·奥则尔

亲爱的P:

你好吗?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前几天的下午，我在经过大学校门的时候意外地被国民防御训练困住了。眼看着沉重的铁门被关上，行人和车辆都被禁止通行，大家都不耐烦地等待着训练的结束，







下独自得道？”佛陀的态度也表现在这些现代艺术家身上，他们也为人世的痛苦所折磨，但拒绝在所有其他生灵得到救赎之前独自悟道。在这一点上，现代艺术和佛陀都提供了一种希望。

现代主义对于公众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现代主义本身晦涩难懂，而是因为现行的文化中僵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阻碍了对现代艺术特质及其所传达观念的全面理解。再加上中产阶级对现代艺术的排斥，为何会形成这种狭隘的观念就不难解释了。

过去，艺术家孤立地看待自己的作品，但是现在他们把观众看作自己作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艺术家也是观众的一分子。这表明艺术家也被流行明星、多媒体所影响。当艺术家意识到自己也和普通观众一样分享着异化了的多媒体文化时，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便会重新产生与过去那种敌对的关系截然不同的合作关系。

展览的主题“裂缝”，使我想起了“冲突”、“创伤”、以及“欲望”，它们在《接触点》、《别走，我亲爱的桂淑》和《影像欲望》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尽管如此，我感觉整个展览的亮点聚集在刚才我提到的“观众”的观念上。这次展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我认为，首先是由每一件独立的、各具特色的作品与其它作品的和谐共处所组成的。其次，艺术博物馆作为第二个组成部分，为艺术家与观众提供了一个连接点。

对于策展人的工作而言，构建展览首先要关注的对象是观众。在《影像欲望》中，我试图影响观众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多数参展的艺术家以这种与观众分享美和文化的态度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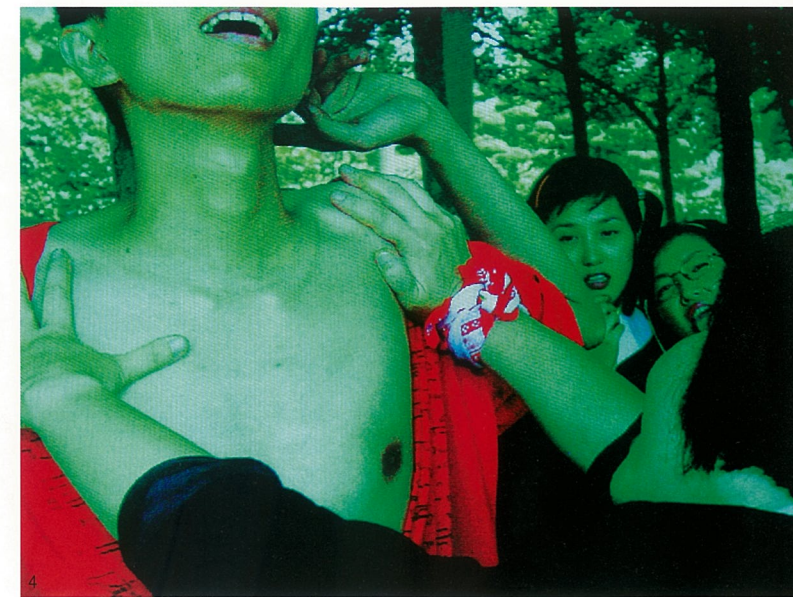
进行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在《接触点》、《别走，我亲爱的桂淑》中看到很多艺术家同样以这种方式创作。

在这次展览中，大部分艺术作品都采取了一些新的艺术语言选择和传达了当前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一些由多媒体传



播的艺术家与观众共有的文化经验是本次展览的出发点。

我坚持选择了阿登的《公民》，基里恩·卫林的《醉》，艾玛纽·安提尔的《天使的营地》以及埃加·丽莎·安提拉的《呈现》作为展出的一部分。虽然对于观众而言，观看这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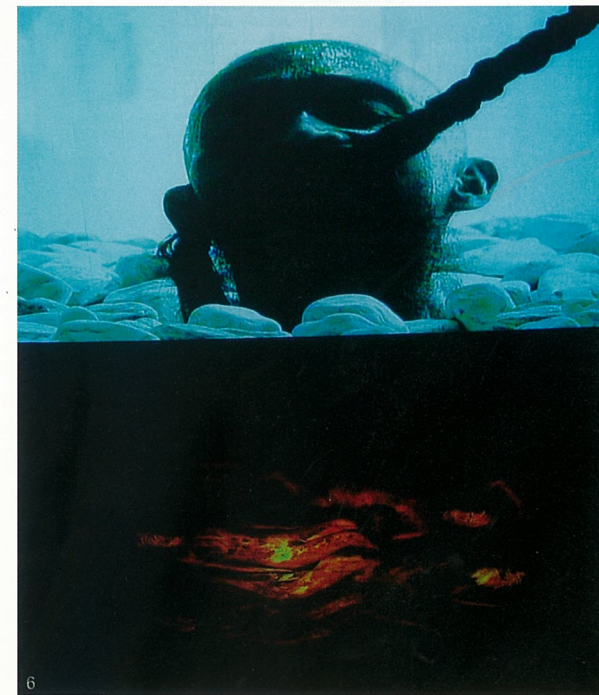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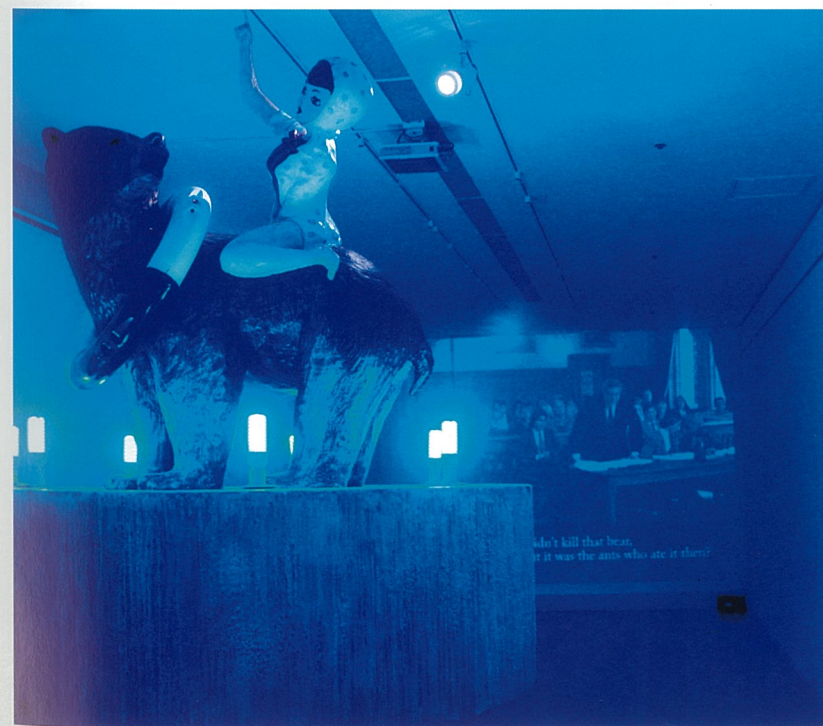


品会带来一些不太愉快的视觉经验，但是人们依旧被它们所吸引。

P，我真的非常想念你……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仿佛仍然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也许因为在这段时期和观众共同参加的一个短暂但非常有代表性的会议，我感到展览似乎永远不会结束。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好奇有哪些艺术家在我们釜山炎热的夏季来参观了展览。不知道法兰茨在天堂是否依旧豪饮？亲爱的P，我永远都不能再见到他了。我必须告诉你，昨晚你的作品因为台风的关系被吹到了地上——距离闭幕只剩十天的时候。对这次意外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言尽于此。☹



1. 儿童 录像装置 高岭格
2. 我们吃的，我们如何吃，我们在哪里吃 录像装置 阮龙
3. 她 录像装置 金星涣
4. 无题 录像装置 乔素
5. 骑熊的女孩——记忆延续 录像装置 陈明宏
6. 关于记忆的争辩 录像装置 乌而善